

中国夫妻的原生家庭支持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袁晓娇¹, 方晓义²

(1.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610041;2.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探讨中国夫妻原生家庭支持的特点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方法:**采用原生家庭支持问卷和关系评估量表对341对夫妻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夫妻获得最多的原生家庭支持为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其次,经济支持最低;夫妻均认为自身原生家庭比配偶原生家庭提供了更多支持。②原生家庭支持水平受居住结构、家庭生命周期、夫妻老家所在地等因素影响。③夫妻感知的双方原生家庭情感支持对双方婚姻质量均有促进作用;丈夫感知的自身原生家庭工具性支持对双方婚姻质量有消极影响;丈夫感知的配偶原生家庭经济支持对丈夫婚姻质量有促进作用。**结论:**不同类型和来源的原生家庭支持对夫妻双方婚姻质量有不同影响。

【关键词】 原生家庭;支持;婚姻质量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6.03.025

Origin Family Support and Its Relation to Marital Quality in Chinese Couples

YUAN Xiao-jiao¹, FANG Xiao-yi²

¹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²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ture of origin family support and its relation to marital quality in Chinese couples. **Methods:** 341 couple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Origin Family Support Scale and the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Scale. **Results:** ①Of all origin family support, participants perceived the highest emotional support, followed by instrumental support and financial support. Both husbands and wives perceived more origin family support. ②Support from origin family was influenced by family habitation manner, family life cycle and couples' native place. ③Both for husbands and wives, perceived emotional support had positive effect on marital quality. For husbands, perceived instrumental support had negative effect on marital quality, while perceived financial support had positive effect on marital quality. **Conclusion:** Different kinds and sources of support from origin famil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marital quality.

【Key words】 Family of origin; Support; Marital quality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提升个体的婚姻质量。多项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与其婚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1,2]。原生家庭作为夫妻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探讨夫妻原生家庭支持及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原生家庭是夫妻获取社会支持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研究指出,79%的西方父母向其已婚子女的家庭提供过支持,包括经济支持、服务性支持、个人支持等^[3]。在家族血缘文化与社会发展现状之下,我国夫妻与原生家庭的联系更为紧密。对我国大陆地区夫妻的研究表明,夫妻双方的原生家庭向已婚子女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支持^[4]。台湾地区的研究指出,妻子原生家庭会在婚姻与家庭生活、子女教养等各方面给予支持^[5];香港地区的研究也指出,通常在妻子产后的一段时间内,女性原生家庭成员会前来帮忙协助料理家务^[6]。一般

而言,与原生家庭成员联系越多^[5]、受教育程度越高、全职工作的女性^[7]受到原生家庭的支持更多。

原生家庭支持对夫妻婚姻关系的影响研究还非常有限,目前仅有港台地区的几项研究对此做了探讨,结果都表明原生家庭支持有利于提升个体婚姻质量。如研究者对香港地区夫妻的研究指出,产后一段时间原生家庭成员前来帮助料理家务,能够有效的缓冲新产后夫妻的压力和困难,对婚姻关系有促进作用^[6]。研究者对台湾地区607名幼儿母亲的调研也表明,来自自身原生家庭的支持与妻子的婚姻质量存在正相关^[7]。还有研究者利用台湾地区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划的数据对台湾1677个个体的分析指出,“未受到亲友支持”对个体的婚姻关系质量有消极影响^[8]。

然而,上述研究只从总体上对原生家庭支持做了初步探索,未能细分原生家庭支持的类型和来源,也未能同时考察、比较夫妻双方感知的原生家庭支持差异,难以准确揭示我国夫妻原生家庭支持的特点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将收集夫

【基金项目】 该项目获得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夫妻互动对婚姻关系的影响:行为与认知神经机制(31571157)资助
通讯作者:方晓义,Email:fangxy@bnu.edu.cn

妻成对数据,探讨夫妻双方感知的不同类型和来源的原生家庭支持,揭示我国夫妻原生家庭支持的特点及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通过学校、单位和社区招募的形式,341对四川和重庆地区的夫妻参与了本研究。其中城市夫妻173对,乡镇夫妻168对;新婚夫妻63对,孩子未入学阶段夫妻78对,孩子幼儿园阶段夫妻116对,孩子小学阶段夫妻84对;丈夫的平均年龄 32 ± 5.6 岁,妻子平均年龄 30 ± 5.4 岁;637人(93.4%)为初婚,26人(3.8%)为再婚,19人(2.8%)此项未填;家庭平均月收入水平为 5106 ± 4870 元。

1.2 工具

1.2.1 婚姻质量问卷 采用Hendrick, Dicke与Hendrick编制的关系评估量表(The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Scale, RAS)^[9]。量表共7个条目,从需求满

足、符合期待、关系中的问题、总体满意度等方面评估婚姻关系,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的婚姻质量越高。在本研究中,丈夫和妻子样本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为0.89。

1.2.2 原生家庭支持问卷 采用袁晓娇,方晓义,邓林园等编制的原生家庭支持问卷^[4]。问卷共14个条目,从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经济支持三个维度评估夫妻双方感知的来自配偶和自身原生家庭的支持,采用4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原生家庭对夫妻的支持越高。在本研究中,丈夫样本原生家庭支持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5-0.93之间,妻子样本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6-0.94之间。

2 结 果

2.1 原生家庭支持的特点

夫妻双方感知的原生家庭支持的基本状况见表1。

表1 中国夫妻原生家庭支持的基本情况

	工具性支持		情感支持		经济支持		不同类型支持总分	
	M	SD	M	SD	M	SD	M	SD
配偶原生家庭支持								
丈夫样本	2.46	0.94	2.83	0.85	2.20	0.91	2.52	0.78
妻子样本	2.56	0.94	2.68	0.88	2.22	0.98	2.52	0.81
自身原生家庭支持								
丈夫样本	2.64	0.91	2.90	0.83	2.42	0.97	2.66	0.77
妻子样本	2.53	0.92	2.98	0.82	2.35	0.90	2.62	0.75
不同来源支持总分								
丈夫样本	2.56	0.77	2.87	0.79	2.32	0.85	2.60	0.68
妻子样本	2.55	0.76	2.83	0.76	2.28	0.80	2.57	0.67

表2 总体原生家庭支持与人口学特征的关系

	丈夫样本			妻子样本	
	M	SD		M	SD
居住结构			$t(329)=-4.06^{***}$		$t(329)=-4.50^{***}$
夫妻独住	2.41	0.69		2.37	0.68
大多时间与至少一方父母同住	2.72	0.65		2.70	0.64
家庭生命周期			$F(3, 337)=19.01^{***}$		$F(3, 337)=23.66^{***}$
新婚	3.10	0.51		3.12	0.48
孩子未入学	2.65	0.68		2.63	0.67
孩子幼儿园	2.45	0.64		2.40	0.62
孩子小学	2.36	0.67		2.35	0.64
目前居住地			$t(339)=0.53$		$t(339)=0.60$
城市	2.61	0.68		2.60	0.66
乡镇	2.58	0.69		2.55	0.68
老家所在地			$t(330)=1.79^{+}$		$t(329)=1.78^{+}$
城市	2.76	0.64		2.73	0.64
乡镇	2.58	0.68		2.56	0.67

首先对不同类型的原生家庭支持进行比较。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无论丈夫还是妻子,不同类型的原生家庭支持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丈夫样本中 $F(2, 680)=92.21, P<0.001$, 妻子样本中 $F(2, 680)=101.59, P<0.001$, 事后检验表明, 夫妻的感知均为情感支持水平最高, 工具性支持其次, 经济支持最低, 不同维度间的差异均达到 $P<0.001$ 显著水平。其次对不同来源的原生家庭支持进行比较。配对样本 t 检验表明, 丈夫和妻子都认为来自自身原生家庭的支持显著高于来自配偶原生家庭的支持, 丈夫样本中 $t(340)=-3.57, P<0.001$, 妻子样本中 $t(340)=-2.17,$

$P<0.05$ 。进一步探讨总体原生家庭支持与人口学特征间的关系, 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 独住夫妻获得的原生家庭支持显著低于与大多时间与至少一方父母同住的夫妻; 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夫妻得到的原生家庭支持存在显著差异, 事后检验表明, 新婚阶段夫妻得到原生家庭支持最多, 孩子未入学阶段其次, 孩子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夫妻得到支持最少; 夫妻目前的居住地对原生家庭支持并无显著影响, 但老家在城市的丈夫和妻子受到原生家庭支持水平略高于乡镇个体。

表3 婚姻质量对夫妻双方原生家庭支持的分层回归分析

	变量	β	t	P	ΔR^2	
丈夫婚姻质量	(H) P情感支持	0.273	3.689	0.000	0.125	$F(4, 336)=16.77^{***}$ $R^2=0.166$
	(H) S工具性支持	-0.243	-3.774	0.000	0.020	
	(H) P经济支持	0.120	2.142	0.033	0.011	
	(H) S情感支持	0.171	2.060	0.040	0.011	
妻子婚姻质量	(W) P情感支持	0.238	3.969	0.000	0.071	$F(4, 336)=11.18^{***}$ $R^2=0.117$
	(H) P情感支持	0.161	2.694	0.007	0.018	
	(H) S工具性支持	-0.161	-2.761	0.006	0.017	
	(W) S情感支持	0.111	2.060	0.040	0.011	

注: H: 丈夫感知, W: 妻子感知, P: 配偶原生家庭, S: 自身原生家庭

2.2 原生家庭支持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采用分层回归方法, 分别以夫妻双方婚姻质量作为结果变量, 双方感知的来自配偶和自身原生家庭的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经济支持为预测变量, 以逐步回归方式进入方程, 结果见表3。

由表3, 各有四个变量对夫妻双方婚姻质量有显著预测作用。丈夫的婚姻质量仅受其自身感知的原生家庭支持影响, 其中配偶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自身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对丈夫婚姻质量有正向预测作用, 自身原生家庭工具性支持对丈夫婚姻质量有负向预测作用; 妻子的婚姻质量则同时受其自身和丈夫感知的原生家庭支持影响, 其中妻子感知的配偶和自身原生家庭情感支持、丈夫感知的配偶原生家庭情感支持对妻子婚姻质量有正向预测作用, 丈夫感知的自身原生家庭工具性支持对妻子婚姻质量有负向预测作用。

3 讨 论

3.1 我国夫妻原生家庭支持的特点

首先, 不同类型原生家庭支持上, 夫妻均报告情感支持水平最高, 工具性支持其次, 经济支持最低。国外对失业人群的调查显示, 原生家庭支持明显低于朋友支持, 且主要为情感支持^[10]。尽管本研究发

现中国夫妻获得最多的原生家庭支持也是情感支持, 但从支持的绝对水平来看, 我国夫妻获得的原生家庭工具性和经济支持水平并不低。在4分的计分刻度上, 工具性支持的均分高于2.5分, 经济支持的均分也达到2.3分以上; 分析得分频率分布也发现, 只有3.5%和8.2%的丈夫、2.7%和7.0%的妻子报告婚后完全不曾受到来自双方原生家庭的工具性支持和经济支持。可见, 在我国家族血缘文化下, 原生家庭无论在精神还是物质上都给予了子女较高支持。

其次, 不同来源原生家庭支持上, 夫妻均认为自身原生家庭比配偶原生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一方面可能因为原生家庭都更多向自己子女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也可能与自我服务偏差效应有关, 即夫妻在认知上都倾向于夸大自身原生家庭对于核心家庭的贡献。

第三, 原生家庭支持受居住结构、家庭生命周期、夫妻老家所在地等因素影响。居住结构上, 大多时间与父母同住的夫妻获得支持更多, 可能因为同住为原生家庭支持提供了条件, 尤其是工具性支持。家庭生命周期上, 新婚阶段的夫妻获得原生家庭支持最多, 孩子未入学阶段其次, 孩子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夫妻获得支持最少。该结论与Goetting关于原生家庭支持主要集中在子女婚姻前十年的论述一

致^[11],这可能与各阶段夫妻面临的婚姻压力及自身应对资源的变化有关。居住地上,现居城市与乡镇夫妻获得的原生家庭支持并无显著差异,但老家在城市的夫妻原生家庭支持略高。可能因为老家所在地比现居地更能反映夫妻原生家庭的情况及所处的文化氛围,城市家庭经济水平相对更高,且更多属于独生子女家庭,因此提供的支持更多。

3.2 原生家庭支持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首先,原生家庭情感支持对夫妻婚姻质量有重要促进作用。本研究表明,无论丈夫还是妻子,对个体婚姻质量预测力最强的都是配偶原生家庭情感支持。Milardo与Lewis的支持模型指出,社会关系网络的成员通过肯定、确认来帮助夫妻培养、维持对配偶的满意感^[12]。配偶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让个体感觉被配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接纳,因而有利于提升婚姻质量。同时,自身原生家庭情感支持也对婚姻质量有一定促进作用,这可能与一般社会支持的压力缓解作用有关。此外,丈夫感知的配偶原生家庭情感支持还对妻子婚姻质量有促进作用,反之却并不成立。客体效应一般可由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过程解释^[13],一般妻子更容易“捕捉”到配偶的状态而受情绪感染^[14],从而婚姻质量受到影响。

其次,丈夫感知的自身原生家庭工具性支持对夫妻双方婚姻质量均有消极影响,即原生家庭在办好事的同时可能带来坏结果。可能因为丈夫感知到凡事有自己父母代劳的情况下更少参与家庭事务,对核心家庭的低卷入和低认同感损害了夫妻婚姻质量。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结论相反^[6,7]。可能因为前人研究并未考察丈夫感知的原生家庭支持,且探讨总体原生家庭支持的作用时工具性支持的负面作用可能被情感支持的积极效应所覆盖。可见原生家庭支持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支持的独特性,同时考察夫妻视角,并细分不同类型和来源的原生家庭支持是必要的。

第三,丈夫感知的配偶原生家庭经济支持对其婚姻质量有积极影响,但妻子婚姻质量并不受原生家庭经济支持影响。一方面,可能因为丈夫更多在家庭中扮演“面包提供者”的角色,原生家庭经济支持能有效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因而对丈夫婚姻质量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可能与恩情的作用有关,研究表明感激之情对婚姻质量有促进作用^[15]。在我国传统“父子轴”的家庭运作模式下,经济支持更多被视为男方家庭的职责,调查也显示男方家庭对夫

妻的经济资助远高于女方家庭^[16],因而丈夫更可能因为配偶原生家庭的经济支持对妻子及其家庭产生感激之情,进而对其婚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邢颖,李宁宁,唐耀辉,等.已婚成人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5:565-567
- 2 徐红红,胡佩诚.年轻已婚女性人格、社会支持与婚姻质量的相关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6:680-682
- 3 Sussman MB. The help pattern in the middle class famil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3, 18: 22-28
- 4 袁晓娇,方晓义,邓林园,等.原生家庭支持与干涉量表的编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2):242-245
- 5 陈小英.媳妇角色规范、家人支持与婆媳和谐关系之探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 6 Chan SW, Levy V, Chung TK, et al.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experience of a group of Hong Kong Chinese women diagnosed with postnatal depression.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002, 39(6): 571-579
- 7 林佳慧.已婚妇女原生家庭支持、婚姻新年与婚姻品质之相关研究.“国立”嘉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 8 吴明华,伊庆春.婚姻其实不只是婚姻:家庭因素对于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人口学刊,2003,26:71-95
- 9 Hendrick SS, Dicke A, Hendrick C. The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scal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98, 15(1): 137-142
- 10 Hanlon MD. Primary group assistance during unemployment. Human Organization, 1982, 41(2): 156-161
- 11 Goetting A. Patterns of support among in-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view of research.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990, 11: 67-90
- 12 Milardo R, Lewis R. Social networks, families, and mate selection: A transactional analysis. In L. L' Abate(Ed.). The handbook of family psychology and therapy, Vol. 1. Homewood, IL: The Dorsey Press, 1985. 258-283
- 13 Caughlin JP, Huston TL, Houts RM. How does personality matter in marriage? An examination of trait anxiety, interpersonal negativity,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8(2): 326-336
- 14 袁晓娇,方晓义,邓林园,等.姻亲关系、姻亲冲突下伴侣支持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心理与行为研究,2015,2:179-184
- 15 萧英玲,利翠珊.夫妻间的恩情与亲密:简量表的发展.本土心理学研究,2009,32:3-40
- 16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2011,2:182-246

(收稿日期:2015-12-29)